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
### 第二回 參慧果老佛說情禪 費清才書生逢幻境

眾人正在議論，忽紅光燭燭，仙女進來報准提佛至。太君靈妃率領眾花仙一齊出迎，准提千手千眼足踏祥雲冉冉而至。護法伽藍手捧寶扇，擁入內殿坐下。眾人膜拜訖，准提道：「某聞杜蘭香為精衛一事，同眾仙獲罪降生，此也前定之數。深恐悲傷太過，特來勸慰一番。」靈妃率領二十六人叩頭道：「小仙等草木之精，上勞慈眷，有何恩論，乞啟顯蒙。」准提默坐運神，忽然神光四射，把跪著的二十七人審視一周，點首微笑，命他起來，先向玉蕊、碧桃兩花神道：「你們先去罷，不妨事的。」便命伽藍把淨瓶裡的楊枝露各滴一滴，二人昏昏沉沉先後忽失所在，眾仙等知佛法無窮靡不驚異。准提又向牡丹、萱花、素馨三位仙子道：「你們降生，須稍遲一刻。我有甘露在此，你們各飲一滴，後日自有效驗。」伽藍就把瓶裡的露倒些出來各人分飲，訖覺得心地清涼，便再叩降生以後的事，准提點頭微笑道：「天聽無聰，名花歷劫，楊枝漱齒，薇露澄懷，誰埋火宅之蓮？終■冰宮之絮，綠窗風靜，本無臣妾之嫌。紫塞雲深，望斷良人之影。強奪紅綉於蓮座，驚逃翠袖於蒲團。任他弱水三千，波回瀛海，還汝春風第一路。走天山，彼夫會晤參商。恩情阻絕，夜雨思君之操，秋江遣婢之書，鏡閣胭脂。碧玉居然絕命，經壇梵唄，黃衫何處相逢。疑傳海外而捐生，苦厄波中而喪魄。愛我偏能殺我，多情卻是無情。落落秋娘，還種相思紅豆。寥寥春夢，猶期貫寵朱門。豈知白水空盟？黃梁易醒，不若湘靈隨遇，更輸秀玉同貞。貞至若網密羅珊，珩圓結佩，瘴雨蠻雲之地。富貴華榮，金戈鐵馬之場，和平樂奏。然而期忽嫁杏，夢不征蘭。縱或快心，終嫌短氣，更有幾生修到，並無片刻綢繆，販錦年年，題紅處處。」

靈妃等聽了滿面愁容，相顧失色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我等皆無收結，奈何呢？」准提道：「汝等勿悲，聽我再說好處：所幸玉郎情重，珠母光圓，醉鄉之日月方長。畫圖八駿，香海之因緣盡固。寫韻三秋，雖非同命之鴛鴦，肯作憐香之牛馬，一顰一笑，便教韓壽思量。雙宿雙飛，定有王昌顛倒。洵乎悲歡閱歷，煩惱瀾除。留炯炯之元燈，悟如如之正覺，落花去也，好尋出夢之謎，流水悠然，未誤生天之約。」

靈妃等二十二人不覺破涕為笑，太君亦為霽顏，大家說道：「幸虧有後來一節，否則不知苦到如何呢！」太君道：「但願眾位賢妹不失本來，雖如此遷謫，還可望後日歸真時，眾仙子有眼紅者，有默默者，有竊語者，有傷心者，還要請問准提。」

時准提默坐不語，入定參禪，眾人皆不敢作聲。良久，准提舉目四顧，歎息道：「緣以情生，孽由幻至。茫茫劫海，同是可憐。我上回已經說明汝等但守本來，不必再慮。」靈妃因請贈言，准提道：「汝去果然不易，我有古曲一支贈你，可驗將來，你須牢牢記得。」靈妃垂淚道：「我佛多情垂憐薄植，請示其詳，弟子苟有出頭，不忘訓誨。」准提道：「汝此番降劫，果與唐朝不同。但也有許多好處，也有許多不好處，且聽我道來。」因道：

「富貴繁華幻，聰明翰墨工。怨平生愁緒重重，溯家世汪倫情重。皖公山遠，廿四橋邊，蔗挺旁生種，傷藕腕。孝烏淚湧，誤風塵。麼鳳才豐，不習笙歌，不求標榜，文學為卿侍從。回文同織錦，憔悴可憐儂。獨佔花魁，儲養閨賢為國用，幽貞芳草碧，春影落花紅。鴛偶誰諧，謝湘靈催醒了塵天夢。」

靈妃雖知曲中之意，然佛機渾括，尚在游移，遂也不便多問，准提道：「眾仙女皆風塵情海中人，去了當享人間豔福，各有虛名各有好處。我方才所說，還有未盡，亦有菩薩■曲一支，願聞之乎？」眾仙女稽首道：「弟子愚蒙，請我佛指示。」准提道：大家聽著：

窮通貴賤皆前定，綠窗朱戶分殊等。同是斷腸人，芳園通素心。

罡風吹太惡，命比桃花薄。夢醒渺如煙，修成天上天。

眾仙女尚欲再問，准提已化了金身離座告別，向太君、靈妃、眾仙女笑道：「方外何知，妄來饒舌。此時已覺不早，尚須到碧游宮看通天道友去。眾仙後會有期，前程保重。」說畢同從者駕坐祥雲冉冉而去。眾人叩送畢，相顧議論。靈妃也即告別，至不週山長亭中，酒筵已設，自太君起，一一替他把盞，靈妃淚下如縈，說道：「太古情天，不知何時再到？瓊漿玉液，那裡咽得下喉。」太君道：「賢妹此去廣歷紅塵，姊妹之情，盡此一舉，請再盡此一杯！」靈妃嗚咽道：「相聚一場，從此久別餘無多囑，惟求把九畹亭蘭花護惜，勿令摧傷。」又向眾人道：「平昔同居，親如一體。今日人天分隔，再晤為難，請賢妹等各自努力，勿效愚姊之獲遭紅塵也。」各花仙無不吞聲，其同貶之各仙女，亦與太君及各姊妹告別，說不盡的情腸百結，愁緒千端。時候已到只得啟行，這場悲苦哭泣之聲，雖鐵石心腸也應下淚。正是：

天上不將情種謫，

人間何處散相思。

按神仙記，原來此等仙靈，不入冥王轉輪，另有罡風司將靈魂吹散，那罡風司姓封，名夷。本來與花神不合，這回當了這個差使，心中非常得意，遂駕起機輪，在空中預待。一面命黃巾力士，把各花靈捉上輪中。他便搖動機關，一陣冷風，透心刺骨。霎時間眾靈一齊散去，分到人間。太君等看了歎息而回，封夷吹送各魂。豈知靈妃道行甚堅，一時不散。封夷竭力簸弄，把靈妃的魂冰作一團，這回的難過也說不出了，封夷正在使運神風，忽那邊來了癩首頭陀，向封夷搖手道：「貴仙勿再摧折，此仙頗有根柢，待我攜去發落。」封夷卻認得是護守天神的化身，名自在頭陀，便道：「小仙奉有玉敕，職分當為。老師攜去，小仙恐不能復旨。」頭陀道：「他是空山耐寒慣的，你的力量，吹一萬年也不中用，還是給我攜去了發落吧。」封夷道：「吾師既要此魂，請賜一憑，以便復奏。」頭陀便裂袈裟一方，以指蘸唾味書符，給與封夷。封夷把靈魂交了駕輪自去。

時妃主的靈魂僵透，不識不知，頭陀吹氣一口，變作極小的蘭花一枝，忽然靈動起來，頭陀托在手中歎道：「觀汝雖是草木之靈，倒是一個情種。現在世界上有許多人等你，我且攜你到下界一行，送到詩書破落之家，風月荒唐之藪，苦惱繁華地，風塵飄泊鄉，經歷經歷人世間溫柔滋味，醉夢光陰，曉得鶯花風趣，如此如此。還有一個人與你有緣無緣，由你自主。但他心中十分感激你，你就享他的侍奉之樂。只不要把女媧所說的事忘卻了，便算功過相抵。」那蘭花雖不能言，忽然發出一縷奇香，枝葉動搖，若作點頭領悟之狀，頭陀笑道：「末味本原，尚可救藥。此後須牢牢記得。」說畢，取戒刀把刀尖在枝葉上畫了一個蘭字，也攜入神中，竟向下方而去。投生何處落在何家，所遇何人，經歷何事，因天機秘密無從稽考。

迨靈妃、鶴仙、眾花神等復職，重到離恨天，太君已將他們平生事跡，刻在斷腸碑四週石上。石碑陽面鐫了二十七花神下界姓名，上面寫「斷腸碑」三字。又不知歇了若干年，上帝換了別人，恨海的缺陷也平了。這塊斷腸正碑便移建在花神祠前，夜夜發光。靈妃知他不肯終秘，便把碑文恭楷抄錄下來，請自在頭陀攜到西天印了佛光，呈送王府，方得傳至人間編成一書，這便是《斷腸碑》的來歷。後來有一個人看見了，說這事抄錄《紅樓夢》的影子，不足為奇。作書的人遂把此書秘了好久，竟被人竊去了。幸虧別人留有抄本，卻已少了數十章，又不能憑空接續，只得將最後一章，改竄幾頁，就算收結。一時索看的多，遂印出以公同好云。詩曰：

珠啼玉暈情根種，鐵鑄愁腸寫悲痛。瑤華銷損益相思，天風吹冷歌樓夢。夢中何處訪情天，恨海波皺碎玉填。一掬柔魂搖脆弱，三生慧業纏綿。蘭芬底事籠孤鶴，誤卻瓊宮傷墜落。蕊府年年秋月心，萍蹤處處春風約。仙曹姊妹悵離魂，淪落誰知女子尊。嬌現鴻波驚顧影，閒指鳳帕展啼痕。悲歡離合催人老，電石塵駒真草草。怨女癡男色相空，紅顏黃土優曇小。春消花落最堪傷，回首繁華黯斷腸。三尺孤墳埋紫玉，一牀幻夢醒黃梁。才人壇坫新詞筆，萬劫癡情不厭滅。影事從頭數別離，商聲滿紙流嗚咽。惜玉憐香點點心，情山片碣渺難尋。淚珠修化萇宏血，愧繼紅樓嗣正音。

《斷腸碑》緣由既敘，但究竟如何流傳人間，恐事涉離奇，未能作為信史。客閒似水，日永如年，且為細細表明。此書本缺陷

之書，風塵如海，運化不齊，屈宋而作衙官，邯鄲而辱廝養，覆草元於醬甌，厄終買於青年。天道昏迷，人心顛倒，有一等媚狐奸鬼，本非情種，裝出多情，本非正人，裝出正派。彼只博大人先生富貴人的歡喜，使自己可以得志。譬如一行作吏，巴結上司，作幕作伙，巴結東家，苟本分應該巴結的，還是正理。無如他傾軋同事，讒害同僚，伺隙乘機，無事生事。遇著多疑易惑的上司東家，便生出是非來。此等人設心陰險，看他似鋒芒不露，實則意思深沉，毒甚毒蠍，所以邪毒流行。正直者觸之，非死即病，小人道長，君子道消，駿骨牽鹽，東施蔽錦。世道如此，可為寒心。更有一等偽人，假充道學，動不動裝模作勢，自命衣冠中人，以為身分體面有關大庭廣眾。浮丈交接之間，非不彬彬有禮，退讓謙和，若到財利生死關頭，則小人之心中，和盤托出矣。夫習虛拘無益之恭敬，而實蹈攘竊牟利之心思。文在質亡，天生此人，不知何故。

如今且述一窮途失志之人，平生小有才名，因以質勝長，不知矜飾、檢束，遂為世人所輕侮。且命宮偃蹇，文字無靈，兩鬢秋霜，催人老大，此人何姓何名，姑且慢考。惟酷好《紅樓夢》一書，傾心林黛玉，至甘為瀟湘館服役而不辭，甚至設位以祀之。其性情乖僻，可以想見。他的別號甚多，性嗜酒，不能長得。每覓幾個知己友人索飲，遂號酒丐。又喜漁色，愛美人如性命，故既號瀟湘館侍者，又號司香舊尉。一日將有他行，同問梅居士，在上海同安里一位校書家，持螯薄醉，被校書勸了許多說話。歸寓想起這位校書叮囑的話，觸動心事，輾轉不眠。自念抱怪僻之性，與世周旋，棘地荊天容身無所，空懷赤抱，難益蒼生。行年已在無聞，身世艱難，風塵項洞，感椿萱之遠隔，傷蒲柳之先凋，事業無成，室家多累。茫茫青眼，功名已誤中年。落落天涯，文字難增高價。孤燈瘦影，纏綿舊雨之愁。破帽殘衫憔悴西風之色。如此一想，心事萬千，因作寄懷詩云：

功名何日到蓬萊，橐筆依劉燕雀猜。  
不解趨時非俊傑，偶傷失勢即塵埃。  
南轅北轍虛真賞，萍海花天老異才。  
王謝雕樑巢燕子，癡心還望■來。  
千山木落洞庭寒，作客江湖涕淚酸。  
倦鳥拳雲天蓋窄，飛鯨跋浪海門寬。  
長揚賣賦輸金少，北海憐才薦士難。  
昨日家書新寄到，斷炊尚為遠人瞞。  
不嫁蕭郎也之游，風塵牢落鬢絲秋。  
五更殘夢孤燈死，萬里雄心一劍酬。  
故里鶯花長憶舊，他鄉風影易生愁。  
依紅泛綠緣何事，贏得泥鴻爪印留。  
龍門遙望碧雲高，李泌清華一代豪。  
敢向雷門搥布鼓，應憐范叔贈緋袍。  
文章骯髒埋奇氣，塊壘消除借濁醪。  
倘有春溫回黍谷，可容鄙律人鈞陶。  
吟畢愁懷稍解，安枕而臥。

原來侍者在申江有幾個投契的人，心地純厚，樸實耐久。其中每每托侍者把這些經歷過的事記錄，無如每日自朝至暮，絕少空閒。今見侍者客中無事，遂請他撰幾十回小說，把這些事編入書中。侍者是不近人情的人，偏偏不肯。事也湊巧，恰好侍者遠行，為這位校書別語感觸，要編一書，遂唯唯應命，友人又說：「你要著章回長書，須把各人姓名年貌性情先立一表，然後下筆。自始至終、各人性情，不至兩樣。且章回書不比段說容易立局，須將全書意思貫串，起伏呼應，靈變生動，既不可太即，又不可太離。起頭雖難，做了一二回，便容易了。但書中言語要蘊藉生新，各人各種口氣，所述一切，要與各人暗合，又不可露出實在事跡來。」侍者聽了甚不喜歡，說：「只管嘈嘈切切，討厭極了。我既已允了，本來要把一腔心事，編作美談，難道不知作書的法則麼？」便賭氣走了也不告別，他竟出門遠去。到了別處，又想起作書的格局來，先定了數種書名，請人揀選。有一個知己朋友，姓朱的，替他揀了斷腸碑、塵天影兩題。侍者大喜，與心中暗合。於是左思右想，那裡想得什麼意思，侍者的才思也盡了。這晚節交冬至，搜索枯腸，依舊不能下筆。聽麗譙已打四更，看時表上已四點三刻了，精神已倦，脫衣登牀，假寐。臥倒便即睡去。自己不覺夢至一處，但見高山環郭，風日清和。郭內隱隱，玉宇瓊樓，沉博絕麗，轉過山坡，遠遠見粉牆一帶，高入雲表。隔以清溪，流水潺潺，如鳴天籟。自念此地並未到過，若在此結屋讀書，倒也有趣。於是又信步行來，將近粉牆，有八角亭一只在高坡上。細看粉牆卻不是粉牆，非石非玉，高與天接。東南缺了一角，缺處之牆，也高數十丈。牆上一門，深深閉著，上有四字，曰「色空分界」。侍者想：「什麼所在呢？」足力正餒，要到亭子上坐坐。忽牆東轉出一個和尚，高叫司香舊尉。侍者聽了，便發怔起來。心中自想：他那裡知道我的別號，只得立定看，和尚背上好似負了一個黃布小包。等他行得近來，看穿著黃布破衲，多耳麻鞋並不穿襪。細看繡痕滿面，眉長三四寸，把雙眼掩著，並無鬚鬚，卻是一個癩頭和尚。背上卻是黃緞錦袱，既近身邊，遂向前稽首笑道：「老師卓錫何山？是何法號？何處識得鄙人？此處又為何地？」和尚一面解背上的包，笑道：「小僧自在頭陀，奉祖師之命，在下界濟度風流情種，目下大功早成，這班情仙都復職了。此名不遇山，牆裡面便是離恨天，這牆是情膠黏成的。裡面有太古情天、離恨天宮、百花宮、畹香宮。離恨天宮是元女媧太君住的，百花宮萬花總主本是杜蘭香，因歷了世劫，又姓了汪，名瑗，就是畹香幽夢靈妃，現封了妙上花王。」侍者道：「為何有許多情節，某實在模糊死了？」頭陀笑道：「情節多得呢，都在我這錦包裡面。我也記不清許多，難怪你不知道了。」侍者道：「袱裡的可以看看麼？」頭陀道：「居士來此非易，也算有緣。既要看，我們到亭子上去坐了長談。現在我把這錦袱裡的碑記冊子到師祖處蓋了佛光，又到這裡來給他們看了，再要送到玉府。忙倦之至，也要歇歇。」侍者笑道：「甚好。」便同上亭來。頭陀坐在一張石牀之上，把錦袱放在旁邊。侍者坐在對面石凳上，靠著一張石桌，因向自在頭陀道：「女媧元女，世上皆知。就是杜蘭香，我也知道的。為何又有幽夢靈妃妙上花王之說呢？」頭陀道：「說也話長，都載在斷腸碑冊之上。」侍者道：「畹香宮去此多遠？老師可以挈往一遊乎？」頭陀掩耳道：「這是真靈仙界，在離恨天中，居士濁世凡夫。小僧豈敢私相引帶致污仙居？且也沒得閒工夫。居士來此，已屬僥倖。得隴望蜀，罪過不淺。」侍者心中不覺悶極，看頭陀打了幾個哈欠，因又問道：「既如此請老師就把這斷腸碑冊賜某一閱，倘能記得一二，也好到世上傳誦傳誦。」頭陀笑道：「此冊與你有緣，你要傳留世上那是更好。但文字冗長，不能記得許多。我有丹藥一粒，你且吃著便一目十行容易記了。」說著身邊真個取出一粒紅丸交與侍者，送入口中。一面把袱中碑冊取出交給侍備者，頭陀又看了看日影道：「為時尚早，居士且看著，小僧頗倦，欲稍臥片時，再攜送玉府。」說著，向石牀上倒頭而臥，鼻息如雷。侍者把碑冊放在石桌上，看厚可尺許，寬五寸，長八九寸。雲錦冊面上書「斷腸碑」三字，遂不覺吃驚道：「為何同我的書名一樣呢？恐怕也真個要我將這件事傳在人間麼？」遂把冊面展開，封面又大書「斷腸碑」三字。第一頁斷腸碑的圖式，鑄著總花神及散花神的姓名；第二頁方是斷腸碑記。先有玉敕一道云：

據離恨天太主女媧奏稱：花神劫滿，請旨定奪一摺。前萬花總主畹香宮幽夢靈妃杜蘭香，因鶴仙填海，私借仙寶致被墜落，改名汪瑗。朕御極以來，查閱卷宗，該仙雖屬多事，亦是婆心，罰謫人間，未免過當。今閱女媧所奏，該仙等流離顛沛，備極艱辛，殊堪憫惻。且在人間創行女童義塾，建立花祠，體察天心，實屬前因不昧。汪瑗著仍授百花宮中萬花總主畹香宮幽夢靈妃，加封香國妙上花王總攝情天事務。所有同貶之馮碧霄、謝湘君等二十六人，一體復職，各加封輔妙真君。精衛生成情種，不忘故主，其志可嘉，著賜固力金丹一粒，仍交汪瑗錄用，以速飛騰。其二十七人之聯名斷腸碑，准其建亭獨樹，以留故跡。而示仙曹。欽此。

這些字都燦爛生光，下面方是降生以後的事跡。侍者便逐頁的翻閱，見瑣瑣屑屑，述閨閣之多才，青樓之薄命，風塵飄泊，泥

絮沾濡。少年豪俠之場，名士窮途之感。或有遇人不淑的，或有中道分離的，或有萬死千生以報知己的，或有多疑忍屏以誤終身的，一切人物，中年之時，均聚一處。其後悲歡離合，境過不同，類多生死纏綿，憂愁住際，忠孝義烈，百折不回。更有才子之才，俠客之俠，富兒之富，淫婦之淫，以及僧尼官宰，廝養輿台。奸佞卑鄙勢利，一笑一言靡不形容盡致。更有詩文詞曲，酒令牙籌，燈迷謝覆，雅謔莊言，無一不備，無備不詳。侍者本是天分聰明，又吃了頭陀的丹藥，一日何止十行。他本要著書，名字又與巧合，遂不覺點頭忘倦，恰中下懷，一路看下，十分有趣。想我正要著書，若將此事編入，既免設想之勞，又是另開一徑。本來實事，不等空言，還可以引人入勝呢。正在轉念，還有數十頁未經看完。頭陀忽然醒來一翻身坐起，向天一望，驚立起來道：「完了完了，貪睡一至於此。」便把桌上的碑冊搶去包好說：「居士得罪，再會罷。」侍者未能看完，心中殊多缺憾，也只得任其取去。那頭陀背了錦包，匆匆便走，向侍者道：「居士此處不能久游，退後一步，便是穩路，快去罷。」說罷如飛而去。

侍者看他倉猝之狀，一聲不言，等他去了，回想片刻，歷歷在心，於是從他的話，信步下山卻已不是來時的路了。前面橫阻一山，路徑叢雜，不得正道。日將沉西，路徑愈雜，正在徘徊，忽聞仙樂盈盈，非■教非管，非石非絲，俄而光明煥發，晴天裡面紅雲數朵，冉冉而來。侍女十餘，手持旌幢幡蓋，顏色都麗。駕著紅雲，引一位仙妹，身跨白鶴，彷彿霞裳珠佩，貌若天人，翩翩而至。行既漸近，不過僅在頂上隔高數丈。這位仙妹滿體旖旎之香。容貌之佳，真是福德莊嚴，不敢逼視。那仙妹侍女，並不瞻顧下面的人，一逕前行去了。侍者目送去遠，意想神摹，癡癡的呆立，不知作何舉動。正在揣想，忽鏗然之聲，山石開裂，一道神光，走出一位紅須金臉的金甲神來，手執鋼鞭叱道：「何處遊魂，在此窺探？」因執鞭打來，忽然手起鞭落，侍者大驚，急汗盈身，遽然而醒，則身臥寓牀，乃是一夢。把兩眼一揩，見窗外紅日冉冉，已是午後了。心中甚訝，念這個夢真是希奇，從四更竟夢到午後，因將夢境同看的碑記細想一遍，雖似開發聰明，卻十分中已忘了兩三分，惟念後來如何收場，尚是未窺全豹，只得後來自己杜撰了。因急急起來盥漱吃飯畢，把這事粗記一通，幸姓名事跡及詩詞酒令聯對都還約略記得。竭三四日的工夫，方將大略默寫完畢。念友人囑我撰編小說，今後可以報命了。我看這《斷腸碑》的事跡，雖不脫《紅樓夢》《花月痕》窠臼，然其事不盡虛誣，倒也新鮮可喜，但接貫處小半遺忘，如何說法呢？轉念一想道：我太拘了，原文既不盡可記何不也稍參己意，串接過去，但求無斧鑿之痕，所有太褻的地方，另編一冊外錄。這便是《斷腸碑》之正史，汪畹香之功臣了。

主意已定，乃將錄出的重閱一遍，心花怒發。

自此以後，便將斷腸碑照著原意編撰起來。構想晨興，拈毫晚臥。凡三年，全書告成。鈔錄出來，看全部嬉笑怒罵，意思倒也一氣呵成。交遊中知道他編了這部書，都來就看，卻不肯借出去。迨汪韻蘭校書見了說：「他尚當把真姓名隱去，刪增纂改。」於是此書又秘了半年，被人竊去，上文業已交代。今三借廬的刻本已非原本了，正是：

空中樓閣本虛成，偏向虛空紀實情。滿腹纏綿無寄處，獨從紙上演三生。

《斷腸碑》記中從何處何年說起，那年代因不曾看得碑記後面數十頁，是以不能知道。就是前頭記的年號，也僅有干支月日並不載是何朝代。大約非有道之朝，即聖明之世，此事關係氣運，作者不能妄造。惟地名緣始，則歷歷可表。當承平之際繁華藪澤，首推揚州。瑩苑簫聲，虹橋月色，銷金窩大，種玉田寬，該處為南北要衝，大賈富商均集於此，南朝金粉，北里胭脂，糜珍錯於瓊延。沸笙歌於瑤，夕畫船蕩豔。珠箔圍花真個是明月三分。春風十里，李青蓮所說安得腰纏十萬貫，月明騎鶴上揚州，鄭板橋所說千家養女先教曲，十里栽花當種田。如此極口稱贊，你道熱鬧不熱鬧？兵燹之後雖就凋零，然二十四橋，風流未歇。申江商埠大開，終不如揚州之雅。惟風會遷流，人心更變，漸漸的歡喜上海起來。揚州煙花，竟成強弩之末。丁亥冬，司香舊尉游泰山回，道出廣陵，登平山堂，謁史公墓，訪六朝遺蹟，選樂府名妹，見歌舞規模，老成未改，但覺氣象蕭索，只可供雅客清游。此亦天運循環之理也。緣起既述，未知從何地何人說來，且稍遲再述。

夷考當時，揚州府城中有地方名秀玉街，流馨里。里中有一位富商，姓顧，名莊號士貞，本松江上海人。因士貞之祖在揚州做鹽商，家貲巨富，便家於揚州。到顧莊進學時節，揚州鹽務久已一蹶不振，又值賊匪在山東起事。滋亂到江蘇省來，揚州先當其厄。官商百姓，逃走一空。各處鹽禁皆弛，私販充斥，鹽務益不可問。顧家鹽引極多，賠折了數百萬，一敗塗地。士貞的父親，因此氣死，士貞孝滿，決計改換局面，也不讀書，把所剩的餘產，一律賣去。收拾餘燼，學習洋商。初次兩年，學習日本西洋言語，考究商務書籍。學成之後，先在香港開設小小行棧，頗有利息。四五年後，便分設新加坡、日本橫濱、巴黎斯、舊金山各處。或合公司，或自己獨開，洋人皆信其誠，稱他為顧老實。於是生意漸好，約二十年的經營長起家貲，幾及百萬。雖不如祖上的富厚，也算虧他了。士貞的夫人許氏，生了一位千金，名貞字珩堅，年十六歲。幼時請了一位先生，專教讀書，珩堅性又聰明，所以詩賦文詞寫算，無不精通。連八股時文，雖老師宿儒都不及他。

士貞得子甚遲，許夫人數胎不育，當士貞三十九歲，生了珩堅。尚無子嗣，許夫人望子甚切，遂勸士貞納妾，娶了一位日本女子，名吉田生。過了兩年，四月十四，生出一位公子，愛如珍寶。遂名曰珍，因初生時，室中聞蘭花香氣，故號蘭生。時吉田夫人在長崎，士貞在橫濱，他的母親舒太夫人在揚州。兩處得了電報，歡喜自不必說。蘭生生而穎異，面目如畫，美秀而文。到四歲便請先生教讀，聰明雖不及阿姊，然較中材以下之資，則有霄壤。到七歲上，已把四書讀畢。十歲讀完五經，十一歲便作詩作文，十二歲兼習英國文字。士貞真是著力栽培，到十三歲，已是中西一貫了。蘭生幼而嬌養，文弱同好女子一般。又氣性溫柔，姊妹行中，嘻嘻笑笑，一片童心。太夫人不欲蘭生在外，故接回家，敦請一個姓楊的先生教讀，惟吉田氏留在日本。蘭生在家讀書，只愛詞章，於時文經誥之學，不甚歡喜。每說馬鄭孔許，皆是僞父。有心割裂經義，穿鑿附會，即使解得不差，仍與治國之道無涉，徒費心力，以誤後人。如今天下皆是此輩所誤，不如把史冊時務富強實用之學講究講究，上可治國，下可安民。更有一等金石好古家，收買金玉、古董、碑帖、字畫，消磨歲月。費盡心思，試問與君民何益？豈寒可為衣，饑可為食麼？倘槍炮來轟，戈刀來殺，碑帖字畫，可以抵當麼？他往往如此議論。眾人皆笑他奇辟，十幾歲的孩子，有此議論，真也少見。若有人同蘭生論鶯花風月，惜玉憐香，仗義輕財，則蘭生便一往情深，纏綿悱惻。有許多小朋友及親戚人家子弟，見他風流旖旎，游俠輕財，有慕其情的，有貪其利的，無不願同他結識。蘭生年幼，雖然不大出門，然來者不拒。在君子之流，果然投契要好。就是性情不合的，蘭生不過稍微疏遠，未曾當面議評，說他不是。所以無上無下的，都說蘭生是好官人。也有人說他憨小官的，但祖母鍾愛過深，因見其生得嬌弱，動不動便請醫生。讀書上頭，倒不甚苛求、管束。士貞寄信來考問功課，祖母護在裡頭，說：「吾等人家又不少吃，又不少穿，讀書不過明理。現在小孩子年紀只得十幾歲，學問上也盡過得去，道理上也盡能明白。但望他做人的大綱節目，問心無差便是要好的官人，何必定要刻意功名？便是僥倖進學，中舉人，中進士，點翰林，也算得什麼？現在世界上做官的都有習氣，縱是好官，即然混進仕途，也不怕你不學壞處。有了才幹，給上司壓著，也放不出來，你要獨行其是，若不多帶了銀子出去，便要參壞官，那裡一樁可以自主呢？況小孩子身弱，倘然逼出病來，豈不是祖宗三代的命根麼？若要他格外的好，等他年紀大了，交幾個益友化導，我們做長輩的行行善事，施衣施食替他栽培，積些福，子弟自然會變好的。此時尚在幼齡，少年老成，一時也來不及學習。就是讀書一節，珩丫頭說他做的什麼檄文詩很好。楊先生前日也說他詩賦好得了不得，文章也有力氣，比別人的不同。別人家的學生，三年一本老大學，出了學堂一個月，又忘了。若照他老子這樣管法，不要打死麼？」因此一節，蘭生有恃無恐，把不喜歡的學問，未免一暴十寒。而潮風弄月，裁紅刻翠之詩，還肯做做。至於經濟掌故時務，也有時與先生討論，有此數端，你想老子遠客重洋，那裡再能管束呢？此時珩堅刻意學習針線，間時與兄弟講講學問，誦吟詩詞，有時陪著祖母頑笑，講講閒書小說，祖母十分歡喜。珩堅十四歲，業已受聘許字廣東姓陽的小官人，名石，號芝仙。長珩堅四歲，父親名楨，號子虛，也是一個古道人物。兩家本遠房老親，久不往來。子虛初起頭，也挈眷在外國，遇著了士貞，說起來，大家寄寓揚州，追述前頭方認了親，彼此情意相投。士貞把蘭生寄名給與子虛，拜了義父，因此兩家又聯了兒女親家走動起來。子虛的祖先時也在揚州開一家綢緞顧繡莊，專辦賈物獲利頗豐，遂住在揚州。娶杭州莊述祖之妹，述祖與顧氏有親，故彼此皆為遠。表兄弟只因子虛之父性氣方剛，曾得罪一個採辦

貢貨的官員，這官員便有心尋事，在貢貨上挑剔，定一個小小罪名，竟至抄家籍產。時子虛早已入學，中了一個副榜舉人，尚未娶妻，畏罪逃至上海。習學西文及日本言語文字，正值日本開設博覽會，中國官場，帶子中國土物，前去比賽，欲通使一人，須兼精華文之人，子虛費了許多心思曲折，薦了過去，隨至日本。賽會事畢，保舉子知縣，薄有餘資，不願回國，與安徽友人程致和到美國舊金山販運金砂，獲利倍徙，遂於客中娶致和之妹。成親後，當年即生芝仙。過了兩年，又生一女，名鈺字雙瓊。時美國議院新定律例不准華傭作工，子虛恐遭不測，挈眷回華，仍到揚州賃居人和巷，與顧家所住之流馨里相去極近。子虛遊興尚濃，孤身出洋，遊歷南洋各島，赴意大利、法蘭西、英吉利、德意志，回到日本。子虛人既幹練，辦事勤能。兩次華官聘他不赴，後來有一個出使德國採辦大臣聘為通使隨員，捐了候選，同知四品職銜。事竣，保舉三品頂戴知府，即有出使日本保亞觀風欽差，聘子虛為二等參贊，駐紮東京，始與士貞相識。子虛因將家眷移居長崎，此一十五六百年事也。

程夫人見蘭生美秀溫文，撫恤備至。時芝仙一十六歲，雙瓊、蘭生皆十歲，子虛、士貞公請了一位先生，三個人一同讀書。又請了一個西學先生，黃姓教習英文英語兼學他國語言，有一個姓諸的學生前來附讀。九月裡，蘭生回申，明年春，先生去世。芝仙十七歲，在國中公塾讀書。欽差交卸，子虛為後任所留，保舉以官道記名，升頭等參贊。適有韓秋鶴出洋，子虛聘他為專教雙瓊，時雙瓊十二歲了。以後如何，下章再表。